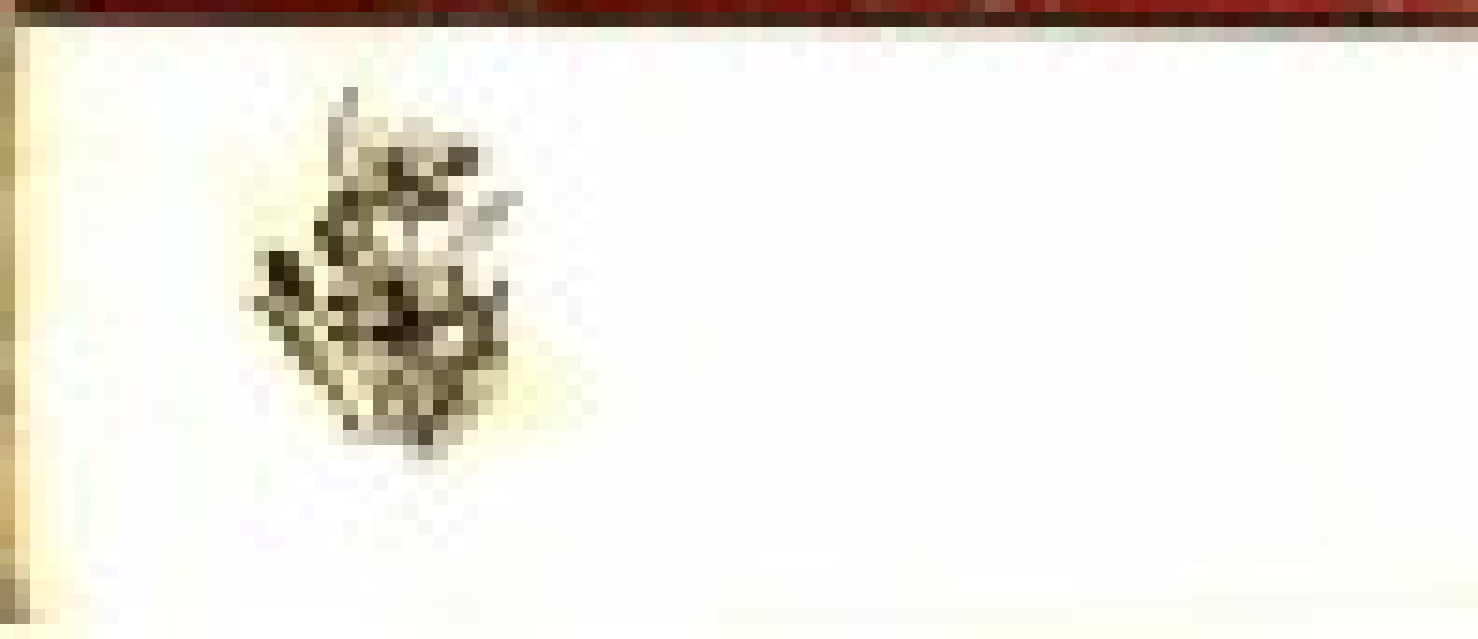


五月之夜

果戈理著





文学小丛书

五月之夜

果戈理著

满涛译

21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新門大街320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3號

京華印書局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全書911 字數24,000 開本787×1092種1/50 印張13/25 插頁2

1959年4月北京第2版 195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00,01—24000冊

定價(2) 0.11元

前 言

果戈理是俄国偉大作家，俄罗斯文学中批判的现实主义的創始人。他于一八〇九年三月十九日出生在波尔塔瓦省索罗庆采鎮。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“狄康卡近乡夜話”(1832年)，充滿着乌克兰民歌情調。在“密尔格拉得”(1835年)里，描繪出小地主庄园和外省市鎮黯淡的生活。在“彼得堡故事”里，描写了小官吏，无权而卑微的“小人物”。一八三六年，他創作了喜劇“欽差大臣”。在这剧本里，以惊人的现实主义力量描写了貴族官僚社会的生活和习气，尖銳地諷刺了专制政体和农奴制。在小說“死魂灵”(1852年)里，他以鮮明的諷刺笔調刻划了封建农奴制的腐敗，勾划出俄国地主的醜惡的典型形象。

“五月之夜”是果戈理的著名作品之一，是收在“狄康卡近乡夜話”小說集里的一篇。内容写乡村的美人甘娜俘虏了年輕的哥薩克列夫柯的心。作者通

过他們的恋爱糾紛事件，写出列夫柯的勇敢和机智，他企图从妖精变化的繼母的手里把孤零无靠的弱女搭救出来，替她报仇雪恨。村长喜欢追逐女性，但他自高自大，愚蠢而貪婪，殘暴不仁，整个村子的人都恨他。頑皮的小伙子們到底让这个可恨的村长吃了一頓苦头。

热爱人民和鞭撻寄生階級的庸俗无聊，是这篇作品內容的两个方面，这两个方面是始終联結在一起的。从这部早期作品里，显然可以感到作者的民主主义的傾向，在讀者面前展开了一片新世界——人民生活的世界。

編者

只有鬼才知道！基督徒着手做一件事情，他跟个野狗追兔子似的，焦急呀，焦急呀，结果还是一事无成；可是只要碰上了鬼，尾巴一摇，渴望的东西就会自天而降。

一 甘娜

嘹亮的歌声象河水似的氾滥在某村的街上。这时候，由于白昼的工作和劳碌而疲倦了的青年和姑娘们吵吵闹闹围成一圈，浴着清澄的夕辉，用永远带有哀愁的调子倾吐着自己的欢乐。沉思的夕晚如梦如幻地拥抱住深蓝的天空，把万象融化成朦胧的远景。天色已经薄暮，但歌声还没有停息。年轻的哥萨克列夫柯，村长的儿子，手里抱着四弦琴，从唱歌的人羣里溜出来。哥萨克头上戴一顶山羊皮帽子。他顺着大街走去，一边拨动琴弦，一边踏着拍子。接

着，他悄悄地在—幢栽滿矮櫻桃樹的小屋門前停下了。這是誰的屋子？這是誰家的門？他沉默了一會兒，就彈唱起來：

太陽落山了，黃昏臨近了，
到我這兒來呀，我的小寶貝！

“不對，我的亮眼睛的小美人兒八成是睡熟了，”哥薩克唱完了歌，向窗戶走去，說道：“加榴^①，加榴！你睡了么，還是不想出來見我呢？你准是害怕有人瞅見我們，再不然你是不願意叫冷風吹痛你白淨的小臉蛋！你別害怕：一個人影兒也沒有。夜晚挺暖和。要是有人來的話，我會用罩褂遮蓋你，用腰帶裹住你，用胳膊圍攏你——這樣，就誰都不會瞅見咱們了。要是吹來一陣冷風，我會緊緊地把你摟在懷里，用接吻溫暖你，拿帽子蓋住你白嫩腳。我的心肝，我的小魚兒，珠項圈！露一下臉吧。把你白嫩的小手從窗戶里伸出來一下也好……不對，你沒有睡，驕傲的姑娘！”他用那種即使一霎時的屈辱也引以為恥的

① 加榴是甘絲的愛稱。

人的口吻高声地说：“你成心耍弄我，那么再见吧！”

于是他转过身来，把帽子歪戴在一边，轻轻地拨弄着四弦琴，骄傲地从窗前走开。这时候木把手转动了一下，门呀的一声开了，一个十七岁的妙龄女郎，浸浴在暮色中，怯生生地向四下里张望了一下，扶着木把手，跨出门来。一双明亮的眼睛象夜星似的在朦朧的昏暗里温柔地閃爍着；紅珊瑚的項鍊隱隱地放光。連她頰上羞怯的紅暈，也躲不过年輕人鷹隼般的眼光。

“你多么性急呀！”她低声地对他说。“这下子你就生气了！你干吗单挑中这个时候：街上不断地总是有人来来往往……我心里害怕……”

“别害怕，我美丽的小白球花！再靠得我紧些！”年轻人说，搂住她，把那用皮带挂在脖子上的四弦琴扔在一旁，双双在小屋的门口坐下了。“你知道我一个钟头不见你就会难过的。”

“你知道我在想什么？”姑娘插嘴说，沉思地凝视着他。“我耳朵边总觉得有个声音在对我说，往后咱们不能再时常见面了。这儿村子里的人都坏透了：姑娘们用嫉妬的眼光瞅着你，而小伙子们……并且

我覺得，近來我媽對你監視更嚴了。說實在的，我還是住在外鄉倒痛快些。”

說到最後的幾句話時，她的臉蒙上了一層憂郁的表情。

“剛回家鄉還沒住上兩個月你就膩味了！八成你是討厭我了吧？”

“噢，我沒有討厭你，”她笑着說。“我愛你喲，黑眉毛的哥薩克！我愛你，因為你有一雙褐色的眼睛，當你用它們瞧我的時候，我好象打心底里就樂了，真是又快活，又興奮；因為你魅人地抖動你黑色的短髭；因為你在街上走着，唱着，彈着四弦琴，別提有多麼好聽啦！”

“我可愛的姑娘啊！”年輕人喊，吻她，把她更緊地摟在懷里。

“放手吧！够了，列夫柯！你先告訴我，你跟你爹提過了沒有？”

“提什麼？”他好象才醒過來似的。“告訴他我要結婚，你打算嫁給我么？——提了。”但“提了”這兩個字從他嘴里說出來的時候顯得有些氣餒。

“怎麼樣？”

“拿他有什么办法？老傢伙照例是裝聾作啞：他根本不聽我這一套，反倒罵我不該滿街亂闖，不該跟野小子們在街上淘氣，耍無賴。可是別發愁，我的加榴！我給你哥薩克的保證：我一定要把他說得回心轉意。”

“你只要說一句話，列夫柯，事情一定會順着你的意思辦到的。我自己有過這樣的經驗：有時候我想不聽你的話，可是你的話一說出口，我就不知不覺地順着你的意思去做了。瞧，瞧呀！”她繼續說，頭靠在他肩上，眼睛朝上望，穿過面前櫻桃樹的蟠曲的極枝，望到溫暖的烏克蘭天空無邊無際地發着藍光。“瞧呀，星星們遙遠地在那邊閃動：一顆，二顆，三顆，四顆，五顆……這不是上帝的天使們打開他們瑠樓玉宇的窗戶在望我們么？是吧，列夫柯？他們是在那兒望我們下界吧？人要是能象鳥兒一樣長了翅膀，該有多麼好——那就可以一直飛往那兒去，高高地，高高地……噯，真可怕！地上沒有一棵橡樹能夠通到天上。可是，人家說，在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，有一棵樹，樹梢在高空里簌簌地响，每逢復活節的前夜，上帝就扳着這棵樹走到地上來。”

“不是的，加榴；上帝有一把很长的梯子从天上通到下界。圣天使长们在复活节的前夜把梯子架好；上帝刚跨下第一级梯子，所有的邪魔鬼怪就都一个个倒栽葱翻下去，纷纷跌下地狱，因此在复活节这一天，一个恶灵也不会残留在人间。”

“水波是怎样轻轻地荡漾着啊，好象婴儿睡在摇篮里一样！”甘娜手指着一湾池塘继续说，那池塘被黑黢黢的枫林密密地遮蔽着，哀哭的杨柳用低垂的枝条轻拂着水面。池塘象一个虚弱的老人，把遥远的天空搂在寒冷的怀抱里，用冰冷的吻吹满天灿烂的羣星，星星们仿佛预感到光华四布的夜的帝王就要驾临似的，在温暖的夜空里暗淡地明灭着。一幢紧闭着百叶窗的古老的木屋斜依在靠近丛林的山坡上，好象在打瞌睡；青苔和野草盖满它的屋顶；茂密的蘋果树长满在它的窗前；丛林的阴影包围它，给它染上一片神秘的阴暗之色；胡桃树丛生在它的阶下，一直迤邐到池塘边。

“我记得好象在梦里一样，”甘娜说，眼睛不离开他身上，“那是许久，许久以前了，那时我还很小，跟在妈的身边，大人们时常讲起一桩关于这幢房子的

可怕的故事。列夫柯，你一定知道的，講給我听听！……”

“別听这些，我的小美人兒！老乡們的嘴里还会說得出什么好話来！你听了一定会害怕，晚上連觉都睡不踏实。”

“講吧，講吧，亲爱的黑眉毛的小伙子！”她說，把臉兒貼紧他的臉，攬着他。“不，你一定不爱我了；你另外有了心上人。我不会害怕的；我晚上睡觉会睡得很踏实。你要是不講給我听，我倒要睡不着的。我会胡思乱想撒不开……講吧，列夫柯！”

“人家說，有鬼附在姑娘們的身上，挑起她們的好奇心，这話一点也不錯。那么，你听着吧：許久以前，我的小宝贝，在那幢房子里住过一个百人长。这位百人长有一个閨女，一位漂亮的小姐，皮肤雪一样的白，象你的小臉蛋一样的白。百人长的妻子早已亡故；他总想張罗一房續弦。‘爹，娶了后媽，你还会象先前一样地疼我么？’——‘会的，我的女兒，我要比先前更紧地把你攬在我的怀里！会的，我的女兒：我要給你买更边式的耳环和項鏈！’

“百人长把年輕的妻帶回家来了。年輕的妻长

得挺俊俏。皮膚白里透紅；但她老是那麼怪可怕地瞪着繼女，繼女一瞧見她，就要喊叫起來。严厉的后媽整天一句話也不答理她。到了晚上，百人長帶着年輕的妻到臥房裏去了；可怜的小姑娘獨自一個人幽居在一間斗室裏。她一陣心酸，哭了起來。偶然一回头，看見一只可怕的黑貓偷偷地逼近她的身邊；毛閃閃發亮，鐵爪搔着地板。她惊慌地跳到長凳上；貓也追了上去。她又跳到暖炕上，貓也緊跟着她，冷不防躡到她脖子上，扼住她的喉嚨。她大喊了一聲，使勁把貓摔在地上；可是，可怕的貓又逼近過來。她急得不知道怎麼辦才好。牆上挂着父親的一把馬刀。她摘下來，咣啷一聲向地板上擲去——一只鐵爪被斬斷了，貓怪叫了一聲，消失在黑暗的牆角裏。第二天一整天，年輕的妻沒有走出房門；到第三天才托着捆着繃帶的手走出來。可怜的小姑娘認准后媽一定是一個妖精，她的那只手是被自己砍斷的。第四天，百人長命令女兒去挑水，收拾房間，完全象個普通的農婦一樣。不准她再跨進內室。可怜虫受够了委屈，可是沒有辦法呀，只有服從父親的意志。到了第五天，百人長把女兒赤腳從家裏趕出去，臨走一片麵

包也沒有給她。小姑娘捧着白嫩的臉蛋哭了起來。‘爹，你毀了你親生的女兒！妖精毀了你犯罪的靈魂。願上帝饒恕你吧；而我這個不幸的人，顯然他老人家不容許我再活在這世界上了。’——那兒，你瞧見了沒有……”說話時列夫柯轉身對着甘娜，手指着那幢房子。“你往這邊瞧；那兒，在房子的盡那邊，那個最高的池岸！小姑娘就從那個岸上跳了下去，從此以後，她就不活在人世了……”

“妖精呢？”甘娜畏怯地插嘴說，眼淚汪汪地凝視着他。

“妖精？據老婆婆們說，從那時候起，每逢月色皎潔之夜，所有的女落水鬼都要上岸來，到這宅邸的花園里來晒月亮；百人長的閨女當了她們的首領。有一夜，她在池塘邊瞧見了后媽，她就猛撲上去，大叫了一聲，把她拖到水里。可是即使到了這骨節眼兒，妖精也有的是辦法：她在水底變了一個女落水鬼，這樣就逃過了女落水鬼們要用來懲罰她的綠色蘆葦編成的鞭子。你去相信這些娘們的話吧！她們還說，那位小姐每夜要把女落水鬼們召集攏來，挨個兒注視她們的臉，要認出到底哪一個是妖精；可是直到現

在，还没有歌出来哩。一遇上活人，她立刻就把他抓住，逼着叫他猜；要是猜不出来，就也把他淹死在水里。老年人就是这样讲的呀，我的加榴！……现在的房主人想在这地方建造一所糟坊，并且已经派来了一个酿酒师傅……可是我听见了说话的声音。这是弟兄们唱完歌回来了。再见，加榴！好好儿睡觉；别尽想娘们瞎编的这些鬼话！”

说完这句话，他更紧地拥抱了她，吻了她一下，就走了。

“再见，列夫柯！”甘娜说，沉思地凝望着阴森森的树林。

这时候一轮巨大的火焰般的月亮神彩奕奕地从地底升起来了。一半还隐藏在地平线下面，但整个世界已经充满了庄严的光辉。池塘上荡漾起银光闪闪的涟漪。暗沉的草地把树影衬托得格外分明了。

“再见，甘娜！”背后有人喊，接着吻了一下。

“你又来了？”她说，向四下里张望；可是，看见面前站着一个人，她就把脸扭了过去。

“再见，甘娜！”又有人喊，又有人吻了她一下。

“该死的，又是一个讨厌鬼！”她愤愤地说。

“再見，亲爱的甘娜！”

“还有第三个！”

“再見！再見！再見，甘娜！”四面八方都有人吻她。

“这么一大帮人！”甘娜喊道，从爭先恐后要拥抱她的年輕人中間掙脫出来。“老是不停地接吻，也不嫌膩味！往后再也不敢上街上来了！”

說完这几句話，門关上了，随后只听见軋拉一声鎖上了鐵鎖。

二 村长

你們知道乌克兰的夜么？你們不会知道乌克兰的夜呵！看看这夜色吧：月亮从中天向下窺視。辽闊的天宇向四外延伸，显得格外地辽闊。它燃燒着，喘息着。整个大地沐着銀色的光輝；奇妙的空气又涼爽，又悶热，充滿着甜醉的气息，一片薰香的海洋顫动着。非凡的夜！迷人的夜！黑暗中的森林，不